

中国戏曲小说

李悦 编著

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

连环记



郭汉成 谭志湘 主编

中国戏曲小说

连环记

李悦 编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中国戏曲小说丛书

连环记

李悦编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125印张 2插页 89千字

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5000

ISBN 7-5329-1573-5

I·1355 定价4.60元

前 言

郭汉城 谭志湘

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古老戏剧之一。希腊的悲喜剧早已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之中，惟余古希腊的剧场遗址在西风落日之中诉说着往昔的辉煌：它是世界最为古老的戏剧了。印度的梵剧晚于希腊悲喜剧，但比中国戏曲的历史要长一些，至今虽然偶有演出，那势态是微乎其微了，已不能够形成一条亮丽的戏剧风景线。惟有中国戏曲，至今还活跃在中国和世界的戏剧舞台上，无论是大城市的现代化剧场，还是小城镇的剧场，以至广大农村的土台子，都是戏曲演出的场所。当中国戏曲走出国门，出现在外国友人面前时，它使多少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人士倾倒，也为黑皮肤和黄皮肤的非洲人、东方人喜爱。

中国戏曲究竟有多少个剧种？多少个剧团？始终难以得到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。剧种在发展，剧团也在新旧交替变化之中，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统计，全国有二百九十三个剧种，

至今已突破了三百个剧种，县以上的专业剧团有两千零七十二个，至于活跃在群众中间的业余剧团，那更如夏夜的繁星，数不胜数。剧团要演戏，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和代表剧目，这就构成了戏曲创作的繁荣。

戏曲剧目大致可分三类：一为传统剧目，一为新编历史剧，一为现代戏。戏曲传统剧目丰厚，八百余年的戏曲发展历史，经过岁月的筛选，积淀下来一大批剧目，从现存早期的南戏本《张协状元》以及其它宋元戏，到元杂剧、明清传奇，以至今日活跃在舞台的昆曲、京剧、地方戏……剧目丰富而多彩，但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现象。解放以后，在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的戏曲政策推动下，一大批传统剧目经过戏曲工作者的整理改编，得以旧貌换新颜，迸发出迷人的光彩。在这套戏曲小说丛书中，我们主要取材于传统剧目。至于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，我们将另编丛书。

从戏曲舞台本到戏曲小说，这是一个再创作过程。我们这一辑戏曲小说的创作宗旨，是既要反映舞台演出的风貌，又要有所发现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开掘，有所深化。在取舍过程中，摒弃封建糟粕是必然的。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戏曲本必然要受到舞台的制约，而作为戏曲小说，将获得写作上的更大自由，无论是情境设置，人物行为，心里描述，都可以更为灵活洒脱，它将比舞台本更为丰富，也更为好看。希望它能负担部分培养戏曲观众的任务。

在这部丛书中，我们选了戏曲古典名著，如《长生殿》、《西施浣纱》等，以展现名著的典雅风韵。《玉堂春》、《花田错》、《群英会》、《王宝钏》等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，其它地方戏中亦有同一题材的剧目演出，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亦

有所吸纳，使之更为丰满。

《包公陈州行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则取地方戏演出本为底本，然而，又不是仅止一种，是在多种地方戏剧本综合基础上再创作，有想象，有发挥，有补漏。

有些戏曲剧本是取材于古典小说的，如《群英会》、《连环记》，它们与《三国演义》有一定关系，当古典小说被戏剧家看中，搬上戏曲舞台之际，戏剧家对小说已经过了裁剪，且经几代戏剧家反反复复进行加工，经过几代观众的考验，戏曲小说是在戏剧剧本基础上的创作，已与原小说相去甚远了。原小说有原小说的风采，戏曲小说自有戏曲小说的情致风韵，二者是不能替代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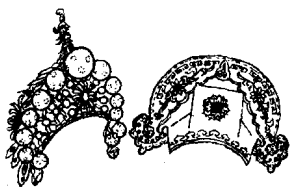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国戏曲小说丛书》（第一辑）所撷取的剧目大多是经过舞台考验，情节曲折，人物生动，颇具可读性的。有人把戏曲称之为“传奇”，传奇，传奇，无奇不传。我们所辑的戏曲小说十二种，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的，以展现戏曲风貌。

在戏曲小说与朋友们见面之际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，这将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。希望朋友们喜爱它。

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

目 录

前言	郭汉城 谭志湘 (1)
一 挟主迁都	(1)
二 废立生变	(9)
三 说布刺父	(18)
四 助虐乱国	(27)
五 议剑献剑	(34)
六 拜月赐环	(43)
七 小宴聘女	(53)
八 大宴献姬	(63)
九 中秋月圆	(71)
十 梳妆坐帘	(79)
十一 园亭掷戟	(86)
十二 斗智离间	(95)
十三 激布合肃	(103)
十四 传诏诛卓	(112)
后记	(124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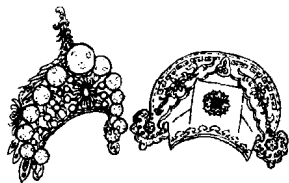
一 挟主迁都

残阳悬挂在群山之巅，将落未落，颤悠悠地在山峦间抖动着，一抹余红涂于天际，奇形怪状的霞朵被太阳烧成朱红色，勾勒出金色的轮廓。群山脚下，矗立着一座巍巍古城——东汉西凉州。城郭高大厚实，城门洞开，守城卫士往来巡查着过往行人，城外大路两侧的酒肆茶铺已开始打烊关张，路人匆匆行走，欲赶在天黑之前进入城中。

忽然，一骑飞马自远方驰来，一个官差模样的兵士手执马鞭不断鞭打着奔马，那马一路嘶鸣，四蹄生风，卷起一股黄尘直扑城门。漫天风尘中只听一声呐喊：“快快闪开，京城诏书到！”路上行人纷纷避让，守城兵士亦慌忙闪开一条道，那骑士也不答话，策马向西凉州府衙飞奔而去。

却说这西凉州守将姓董名卓，字仲颖，陕西临洮人氏，官居西凉刺史。原为陕西豪强，曾镇压黄巾起义，又曾贿赂宦官，结交朝贵，遂至显赫。现统兵二十万，驻守西凉州，拥兵自重，权霸一方。其人生得身高体胖，虎背熊腰，面如黑炭，赘肉横生，几根鼠须微微翘起，一双眯笑的獐目中不时放出狼一般的刺人目光。

东汉末年，汉室衰微，朝廷中外戚专权，宦官干政，皇室几易其主。当今皇上汉少帝刘辩年幼，外戚大将军何进与宦官蹇硕、张让等十常侍之间相互排斥，皆欲挟天子而令天下，龙争虎斗已成抵牾之势。董卓见朝廷内乱，天下无序，时生鼠窺



神器不臣之心，便蛰伏于一隅，厉兵秣马，以待时变。

这日董卓正与女婿、谋士李儒在府内谋划招兵买马之事，忽闻京城有诏书到来，慌忙接入。董卓展

开诏书一看，实感意外，这诏书竟是一道讨伐檄文。

原来大将军何进欲除十常侍，假手外兵之力，以除君侧。人臣有阻谏者，言道欲除宦官之祸，只须剪除元凶即可，无须招外臣拥兵京师，彼时英雄聚会，各怀一心，正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反生祸乱。何进不听劝阻，一意孤行，只求投鼠，不复忌器，于是矫诏发往各镇，命各路诸侯，即刻带兵入京，扫除宦党。

董卓将檄文又看了一遍，转手交与李儒，便在屋内踱起步来。他慢慢走着，嘴角不时掠过一丝微笑，心笑何进真是愚蠢至极，我早有心拥兵进京以图大事，正愁无有口实，今日檄文之至，无异于授我以把柄，此乃天赐良机，岂可错过？董卓走到李儒身旁停住，扫视了檄文一眼，忽然一层阴影浮上面容，他沉郁地望着李儒，低声吟道：“只是这檄文……”

李儒已将檄文看得明白，见董卓似有犹疑状，便进言道：“主公早想成就大事，今日檄文一到，正是千载难逢之机遇，可谓奉诏讨伐，名正言顺，公何虑之有？”

董卓眼光迅急地从李儒面上掠过，也不答话，复往来踱步，仍自喃喃而语：“只是这檄文……”原来董卓之忧不在于进京讨伐，而在于各路诸侯。这檄文发至全国名镇，不知其他藩镇统帅意向如何，其中心术不正者亦或有之，倘各路诸侯同聚京师，届时将如何收场？

李儒在旁察言观色，似有所悟，急道：“这檄文发往全国，各路诸侯居心叵测，公当速下决断，火速起兵，以求先拔头筹，迟则晚矣！”

董卓猛然停住脚步，手臂在空中一挥，对李儒言道：“兵贵神速传我命令，点兵二十万，即日启程！”

西凉兵马二十万人，铁骑滚滚，军车浩荡，日夜兼程，直下洛阳。董卓骑于马上，不时鞭督军士前行，也有体力不支者，便手刃于路旁，军士畏之如虎，虽疲惫不堪，亦不敢停留片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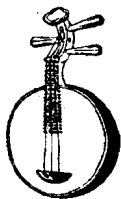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日，大军已行至洛阳城外，此时天色已近黎明，东方泛起鱼肚白色，天空中依稀可见晨星闪动，路旁树木影影绰绰、密密匝匝，在半明半暗的晨光中似有无数人影晃动。前方远处，黑压压城郭中突有火光出现，细听似有厮杀之声。董卓正在诧异，忽闻前面又传来嘈杂的人喊声和犬吠声，声音自远而近，渐渐可以分辨是一群逃难的百姓，他们扶老携幼，直向大军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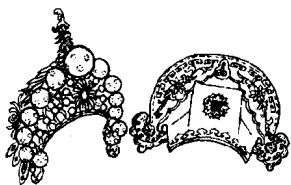
“站住！何故奔跑？”前卫兵士上前阻拦。

“宫内打起来了！杀人了！快跑呀！”众百姓惊魂丧魄，边跑边喊，你拥我挤，慌不择路。

董卓闻听宫内已乱，更觉时不我待，便大声喝令道：“速速前往，违令者斩！”西凉军马遂呼啸着杀向京城。

皇城之内，已是杀声一片。十常侍闻知外兵将至，便先下手为强，入夜时分矫诏宣大将军何进入长乐宫杀之。中军校尉袁绍闻何进被杀，便引部将闯入宫内，但见阉官，不论大小，尽皆诛之。一时





间，宫内火焰冲天，尸横满地。

混乱之中，汉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夹杂于人流中逃出宫外，出北门藏于北邙山一庄园草堆之中。

司徒王允，中军校尉袁绍等众臣寻帝不见，追至城外，清晨方于草堆中寻见少帝与陈留王，众臣接着圣驾，一行人马遂簇帝还京。

君臣行不数里，忽见前方旌旗蔽日，尘土遮天，一支人马到来。众官见状失色，少帝亦战兢不已。只见袁绍打马驰出队前，迎上前去厉声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

绣旗影里，一将飞出，并不答语，反而还以颜色，“天子何在？”

少帝战栗不能言，陈留王见状，策马上前再次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

董卓见对面之人似陈留王模样，遂勒马出前答道：“西凉刺史董卓。”

“你来保驾还是劫驾？”陈留王正声问道。

“特来保驾。”

“既来保驾，天子在此，何不下马？”

董卓举目观看，只见对面阵营中闪开一线，汉少帝策马而出，便慌忙滚鞍落马，拜于道旁：“臣，西凉刺史董卓见驾，我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西凉兵马亦随之跪倒一片，山呼万岁。

汉少帝声音颤抖，语不成句，“请起……起来……”陈留王见状，遂上前对董卓安抚一番，言称宦党已平，又命董卓护驾还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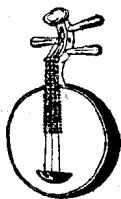
董卓翻身上马，大手一挥，军队闪开道路，簇拥帝驾回宫。路上，董卓探知各路兵马均未到达，自己捷足先登，已占了头功，不由沾沾自喜；又想自己不费一兵一卒，阉党已除，骚乱已平，更是喜上加喜。他骄横地骑在马上，望着少帝羸弱的背影和自己庞大的军队，不由笑眯了双眼。看天子懦弱可欺，众官唯唯诺诺，今有重兵在握，何愁大事不成！想到此，他不禁笑出声，肥硕的身躯在马上得意地晃动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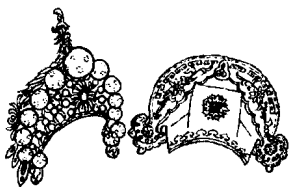
司徒王允见董卓兵势强大，狂妄不羁，且素闻此人面善心狠，狡诈阴毒，心想此人一入内廷，必生祸患。如今阉党方除，却又开门揖盗，引狼入室，国家何日方得安宁？他望着董卓宽大而肥厚的背影，不由紧锁眉头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董卓大兵进城，遂广告各路诸侯，勘乱已定，勿使入京，又尽行招诱何进部下之兵，势力大增。自始，董卓每日带铁甲兵车横行于街市，以剿逆为名滥杀无辜，但见精壮男士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格杀勿论，又将人头聚于一处，燃火焚烧。一时间，京城上空浓烟滚滚，恶臭冲天，路人无不掩口鼻避之。百姓皆如惊弓之鸟，惶惶不可终日，望见铁甲兵车踪影，如虎狼之至，逃之惟恐不及。

董卓出入宫廷，更是肆无忌惮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面见天子，亦不称臣，天子只好拱手相让。朝中人士见董卓专权，欺主压臣，杀人越货，皆有不平之色，奈何董卓权重势大，虽义愤填膺，亦只敢怒不敢言。

董卓在京城大施淫威，震慑群臣，然色厉而内荏，自觉势单力孤，安身未稳，朝中众臣皆侧目而视，京外诸侯亦虎视眈眈，内忧外患俱凝于心，心





中不免感到十分虚空。

时值盛夏，午日当天，骄阳似火，空中没有一丝风，树上的叶子一动也不动。绿树浓荫下，只有蝉声递唱，唱得人心头焦躁，更觉昼

长人倦，度日如年。

董卓居于内室，虽有侍女打扇送凉，仍觉心烦意乱，暑气难消，他在堂内时而坐下，时而站起，时而走走，时而停停，不时以罗巾擦拭着头上流下的汗水。

忽然，一个苍蝇飞来落在董卓的脑门上，他“啪”的一声扬手拍去，脑门上立时泛起五个红指印，苍蝇却飞走了。可恨那苍蝇并不飞远，围着董卓转来转去，嗡嗡之声不绝于耳，与窗外蝉鸣之声交杂在一起，使人愈发烦躁不安。“来人，”董卓大叫一声，“传李儒立刻进见。”烦乱之中，董卓又想起了谋士李儒，似乎只有李儒才是消他心头之火的清凉剂。

李儒闻听董卓传唤，心知必有要事相商，便急忙前往董府。一路行来，只见路上车少人稀，临街店铺皆紧闭门户，空气异常沉闷、紧张。他想起董卓近日所为，京都百姓必有怨声，朝中官员岂无异议？京城天子脚下，皇族、官府势力盘根错节，岂可旦夕铲平？况有那外镇诸侯磨刀霍霍，又岂能长久作壁上观？如此看来，这京城内外已是杀机暗伏，朝不保夕。想到此，李儒心头打了个冷战，顿觉一股凉气从脊背直窜上头顶。

李儒加快了脚步，不再环视左右，低头前行。正行走间，忽见三二儿童在一起拍手唱歌，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，犹在嬉戏玩耍。李儒边走边看，忽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便大步流

星快步向董府走去。

进府门，转内堂，一股潮湿闷热之气迎面扑来，李儒见董卓油光光的脸上已是湿涸涸的一片，口中不停地喘着气，脸上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。董卓见李儒到来，眼睛闪亮了一下，劈面问道：“我今入洛阳，立足未稳，将如之何？”

“主公问这将来之事……”李儒略作停顿，不作正面回答，忽然话锋一转，“主公近日可闻街市流传一首童谣？”

“什么童谣？”董卓丈二和尚不摸头脑。

“对，童谣！”李儒双目直视董卓，接言道：“那童谣说：‘东头一个汉，西头一个汉，鹿走入长安，方可无斯难。’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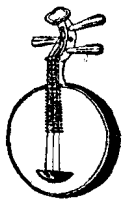
“此乃何意？”董卓瞪着李儒，依然大惑不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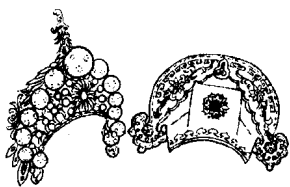
“臣思此言，”李儒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，“西头一个汉，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，传一十二帝；东头一个汉，乃应光武旺于东都洛阳，今亦传一十二帝。天运合回，主公当迁都于长安，方可无忧。”

“迁都？”董卓闻言一怔，实实出乎意料。

“迁都！”李儒额头已渗出细汗，他顾不得擦拭，进一步侃侃而谈：“长安地广人稀，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，况主公已在那里经营多年，基础雄厚，且有潼关之险，既可远避群雄之锋，又易凭险据守；而洛阳非主公根据之地，王公贵族多有势力，迁都一举亦可剪其羽翼。挟天子而迁都，威重自出，如此避害而趋利，公何乐而不为？！”

董卓闻言大悟，连连拍手道：“妙！妙！如此我近忧可解，远患可避，今又有童谣寓寄天意，实乃天公助我！”言罢大笑不止。





翌日早朝，董卓一路威风，踏入金殿。文武百官已站在殿内两厢，见董卓到来，或冷目相视，或低首不语。董卓视而不见，昂首挺胸，从两行人列中穿过，直面天子。

汉少帝一见董卓，心中先自发颤，“卿家有何事？”

董卓威然站于殿中央，半对天子，半对群臣，高声言道：“汉东都洛阳，二百余年，气数已衰，我观旺气实在长安，今欲奉驾西行，迁都长安。”言罢，一双冷眼直视少帝，咄咄逼人，寒光四射。

少帝悚然无语，抬眼望望众臣，皆束手无策，又看看董卓，只觉冷气攻心，便无助地说道：“但凭卿家安排。”

董卓旋即背对天子，面向群臣宣道：“奉旨迁都，你等速作准备！”其声严色厉，不容他人分说。

群臣惊惶失措，多不敢出声。忽有一人从人列中站出，直言进谏道：“关中残破零落，今无故捐宗庙，弃皇陵，恐百姓惊动。天下动之至易，安之则至难！”董卓定睛一看，言者乃司徒杨彪，立时怒形于色。“你焉敢阻国家大计！”双目逼视杨彪，鼠须根根竖起。

“杨司徒之言是也，”班中又闪出一人，乃太尉黄琬，“往者王莽篡逆，焚烧长安，尽为瓦砾之地；更兼人民流徙，百无一二。今弃宫室而就荒地，非所宜也！”黄琬之言，清脆响亮，无视董卓淫威。

“迁都长安，百姓骚动不宁矣！”司徒荀爽亦自班中站出。

董卓见竟有数臣反对，更加恼羞成怒，他怒目切齿手指殿前三人吼道：“我为天下计，岂惜小人哉！”遂喝令将三人皆革

除官职，贬为庶民，限来日迁都，有再阻谏者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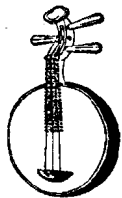
群臣见董卓专横独断，擅作威福，皆怵然不敢正目而视。司徒王允目见董卓所为，心内愤恨，面上却不露声色，将手掌慢慢合起攥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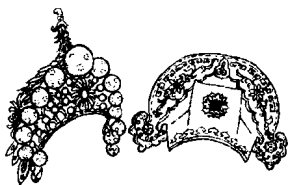
不日，董卓即胁迫天子、公卿迁都长安。临行之时，董卓差铁骑五千，遍行查抄洛阳富户，以反臣逆党之名尽行斩首，遂尽取其家资；又纵兵发掘先皇及后妃陵寝，盗取金银珠宝无数。军士们亦乘机闯入民宅，杀人掠物，掘坟取宝，淫人妻女，致使洛阳城内外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哭声震天，怨声载道。

董卓车出都门，见有二人拦于路中，望车而揖，视之，乃尚书周毖、城门校尉伍琼。问有何事，对曰：“今闻迁都，故来劝谏。”董卓大怒，竟有如此死谏之人，遂命斩首示众。随后即命兵士尽驱洛阳百姓数百万人，以绳索串之，鞭打督促西行长安，稍有迟慢，即杀于沟壑之中。又教诸门放火，焚烧皇宫宗庙与官府民房，大火蔓延至洛阳城周数百里，连天大火使长乐宫廷尽为焦土，万千民宅荡为平地。董卓一行，装载金珠缎匹数千余车，劫了天子并后妃等，驱赶着百万民众，竟望长安去了。

二 废立生变

迁都长安之后，董卓在朝中愈发专横跋扈，残暴骄纵，他以西周知名太师吕尚（姜太公）自居，





号称“尚父”，出入冒用天子仪仗。董氏家族，不问长幼，皆列封侯。又于长安城外二百五十里处，役民夫二十万人，别筑郾坞。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，内盖宫室，屯积三十年粮食，内置少年美女八百人，金玉、彩帛、珍珠堆积不计其数，极尽骄奢淫逸之至。可谓“长安眼底无天子，金坞行中多玉人”。董卓往来于长安、郾坞之间，或半月一回，或一月一回，公卿都要于城门外送迎。

然而，董卓并不满足，他虽官居极品，位冠群僚，权倾朝野，势压朝班，但其野心意在图谋大汉江山，又岂止于万万人之上、一人之下的“尚父”可以了结？为达其成就帝业的终极目的，他有意废除汉少帝，假意立陈留王为名，自谋篡位。

这一日，他独自在相府花园中漫步，反复思量废立之事，意觉不定，自知此举利害攸关，较之迁都之举，更为干系重大。踌躇之时，不禁又想起谋士李儒，这李儒才思敏捷，机警狡猾，胸中颇有城府，前番进京与迁都之事，都得力于他的谋划，今番废帝，怎能不与他商议？况且此人又与己有翁婿关系，更是最最心腹之人。如今他依附于我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怎敢不尽心竭力！想到此，他宽心地一笑，停住脚步，“来人，速传李儒至园中叙话。”

李儒见董卓着人传唤，不敢怠慢，急忙打道相府。进府门，过回廊，来到后花园中。只见这相府花园之内，亭台水榭，参落有致；假山池水，相映生辉；蕉肥竹瘦，各自有态；碧荷白莲，自成情趣：好一派园林景致！果然是相府花园，煞是气派，绝非市井民宅可比，只是这偌大一个花园，只有董氏